

新筴决科古今源流至論

七







新纂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後集

起居注

自黃帝命沮誦倉頡為左右史則五帝亦有史矣世至穆王有左

史戎夫則三代亦有史矣尚書今之起居其左右之遺制歟迨至漢

武之起居注修於禁中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東都之起居注修於宮臺後漢

正官未有定晉魏而下或令著作掌起居之史或命正字任起居

之事自魏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注皆侍從之臣錄記也

而左右史官未定矣唐正觀始置起居郎正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置起居

人之職其制詳悉視昔有加焉唐正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置起居

至于國朝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然皆為虛

名不理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以三館校理以上充之

注而郎舍人始專其事而起居注之負至是始定嗟夫出聯豹尾

入侍螭頭密邇清光咫尺天顏何其榮也片言可錄濡毫直書一

動少差汗青有愧何其重也夫人秉剛大正直之氣任榮近清貴

之職安有隱而不書乎然自人主欲觀史也觸雷霆之威犯萬鈞

之勢則有所諱忌而不敢書自奏事不直前也出位者有戒離次

者有責則有所退遜而不得言自前殿不立也聖言彰彰者知之

而玉音密款者則不知廷紳退言者聞之而造膝前請者則不聞

則又有所踈遠而不及注處是二難而修注之意輕矣竊嘗推究

其制蓋莫善於唐亦莫不善於唐國朝始遵其善而鑒其不善

而秉筆者始無含毫之耻且自唐正觀初欲觀起居注錄而史臣

不進其制尚嚴爾唐太宗言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錄

有融以史進呈鄭朗字有融為起居郎上謂朗曰適議論物記錄來

之私國朝以起居注進御沿舊制也淳化五年置起居院於禁

中梁周翰請起居注先進

五言詩關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東名為史故事於是人主有觀史

不可取觀帝曰何妨一見以誠醜言謂遂進之

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戒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至鄭

觀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久曰君幸必記

起居注



不害其為觀史史訓然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天子恐史官書之若是亦

不進本前責唐初諫官或兼起居注或兼起居事同宰相奏事

是非可否得以直前唐初諫官或兼起居注或兼起居事同宰相奏事

意尚隆爾自長慶後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於是無奏事

之制長慶後宰相相濟置時政記率事非其責未幾亦罷而起居

國朝左右史奏事必稟中書候旨沿舊制也四朝志元豐中修

對有類對有類使便得及問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神宗亦謂人臣奏

稟中書候旨有因對及之然以諫官而兼修注者亦不移牒閣門

奏事後殿若是亦未嘗不許直奏熙寧四年同修起居注同知諫

修起居注者後殿侍立亦許奏事更不牒閣門長編後王存直

奏之請猶欲不兼諫職而皆許直前矣元豐中王存乞復起居注

事唐初人君御正殿二史分侍臨陛俯聽退而書之其職至親爾

通典每皇帝御殿前對立於殿有命自武宗時隨仗而退不復簪

筆武宗即位隨仗而退之制嘉話於是無分立前殿之制國初御正殿則

不待過朝會則對立亦沿舊制也聖朝天子御正殿對立於香案前常

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然御崇政長春之時有中書以記宣諭

樞宥以記機密亦未嘗無史官之記梁周翰言請自今崇德殿長

列之事中書修為時政記其厥後鄭居中前殿並立之請亦為美

意然故事徒存而直筆不聞焉君子惜之石林宴語崇寧初鄭居

殿雖存故事而不敢自是是制也紹聖姦臣以乞不旁立而壞

奏對而失見紹興護臣復不補記注而廢自紹興九年以後起居

注不修者十五年而祖宗所以防謹言動之官墮矣至隆興

以來廷紳始嚴記注之制一曰人主不當觀史二曰立非其地三

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孝宗皇帝慨然復歐陽之舊典申

王存之遺意獨立於東南之制不變焉隆興元年胡銍奏記注之

國朝梁周翰以起居注進御慶曆中歐陽隆乞不進本仁宗從

之令望博仁宗之訓二立非其地固朝記注之我立於座後歐

仁宗從

仁宗從



王謂人主言動必書乃立於前脩罷乃令於殿前之東南隅言動  
不備之復殿王脩之制三殿前不立舊制前後殿皆侍立今獨後  
殿侍立而前殿不立四奏不直前臣欲直前奏事問門以不預辨  
如之肯預辨矣又以无班為命是雖有直前之名而无可奏之時  
夫不觀史之制既嚴有善必書有過必錄君無微愆矣前殿侍立  
之制既定而奏天語親聆聖謨史無遺事矣直前奏事之制既通  
披露情素竭効忠誠臣無諱言矣至所立之地循而不改非有他  
意也正欲存螭頭之舊爾嘗以立螭之制攷之唐志云伏在紫宸  
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是唐之所立在殿下矣唐百官志  
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至歐陽公請立上前北面而立雖  
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日即如也  
近唐制而非居殿下是慶曆所立又在殿上矣歐王公請立之上  
織悉得以此蓋汴京殿陛之制不與唐同汴地坦夷殿級不越尋丈  
若退居螭首則不能俯陛聽事故難循唐之舊迹今紹興不立上  
前而立於東南者豈非存唐立螭之制歟雖曰唐人之螭存於殿  
下紹興之螭存於殿角然亦有遺焉耳程大昌演繁露云本成營  
殿四用今二史立東南偏其並立殿角隨階之孝宗之制豈不盡  
善歟今朝廷清明言論無隱龍仗承旨螭墨增光故欲 祖宗記

注之史請自

孝宗欲觀

孝宗記注之史請自

今日

檢鼓院

國朝檢鼓院之置何始乎蓋源流於周人肺石路鼓之制而因仍  
於唐人廳院登聞鼓之舊唐武后置廳於朝東四年詔天下冤滯  
於朝堂受詞惟決尚其要在於通下情達民狂耳大抵有閔睢麟  
未及者聽過登聞鼓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無先王之仁心而徒用先王之  
仁政則皆其壅蔽之漸也昔周肺石職於司寇路鼓建於太僕而  
守於僕御宜若斯民之不直者悉得造其地伸其情庶無負置官  
設物之意然質之詩書問其至於肺石之立者幾何人問其繫於  
路鼓者幾何人夷攷其時寥寥無聞豈周人特為文具耶抑當時  
不能直造其地耶蓋天下之情求於急迫之際者不若求於暇豫  
之日待其怨憤而後發者不若情意素通之為愈吾觀成周所以  
待民者抑何仁之至義之盡耶掌治朝之法而待萬民之逆者宰  
夫固嘗職之矣掌外朝之治以致萬民而咨之者小司寇又嘗職  
之矣咨於衆庶則各帥而致于朝者鄉大夫亦嘗任其事矣夫此







軍奇亦得擊鼓

不待鼓而通清亦

漕運之戰始於唐

大名府民伐登聞鼓訴秋 玉清之災齋郎雖卑得詣鼓院而力陳

早登聞鼓院言其弊 鄭俠詣檢鼓言新法之害雖安石大臣不

恤也然寧八年鄭俠詣登聞鼓院延坐殿茶肆洛陽程馬周詣鼓院訟中

書不憂邊之罪雖李昉元宰不思也昉身任元宰不憂邊思賊防

以是不特此爾三司言胥吏不得搥鼓言事而上則曰彼若不言

朝廷何由盡知三衙言諸軍所訴令鼓司勿受而上則曰若不明

諭有司則人有冤滯丞相之子則不令判鼓院慮訴事不得盡達

而觀望有所不敢言也治平四年揚繪言宰相不當用其子判鼓

鼓院傳達而已何事於事甫日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近臣

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此豈復敢訴事上語亦罷之

看詳檢院封事則遽罷看詳慮可否不親決而群下有所不敢盡

言也仁宗朝令近臣看詳檢院所之是意一乎愚民作氣田野織

悉無隱於冕旒之前堂陛閣略無忽於草茅之賤是豈矯飾強勉

之為哉蓋彼之未訴也其情已通於無事之頃彼之入告也其言

自達於設物之時不然山林布衣執論行都張齊賢錦工獄吏司

對聖陛王贊豈必待檢院乎常山布衣進說敢言京師細民妄議

朝政豈必待鼓司乎嗚呼 祖宗之待民如何苟謂因是而後得

其情則待其君薄矣 祖宗之心其成周之心歟欲知周道請觀

今日

運司

自漢初用蕭何計戶轉漕而後有漕運之名蕭何關中計自唐先

天用李傑為水陸發運使而後有漕運之官漢雖置司事已輒罷

君子不必論之若唐則有可言者蓋自永徽以前供給易贍先天

以後用度浸廣於是命李傑充使焉漕法尚未詳也李傑傳先天

為使乃講明廣漕之法河口置倉分入河洛則東倉受之三川迫

險鑿山開道則西倉受之未及三年積七百萬石省費三千萬緡

自是而後漕職愈重唐人往往藉此以為國家之用開元初京師

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裴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官畢從則太倉

三神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倉黃漕運以實閩輔為國大計

臣願廣發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且河南掛船

候水始進矣工不便河漕處如何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

運司



唐人  
以漕  
重推為

國初  
置兩  
使轉運

初運  
所無  
總司不

東相然後後官自倉庫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教倉自東至者  
東倉受之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  
度自徐運抵太原倉修何入謂更无留阻可減費銀萬天子然其  
同拜待運西三年積七百安史之變國用匱矣旬農按穗豐無晨煙  
石河而西三年積七百安史之變國用匱矣旬農按穗豐無晨煙  
安也請明利害至有四十萬斛之衍劉晏傳時大兵後京師米斗  
以輸粟乃按行二門遺視李傑新堤不得其利病乃移書於宰  
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去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  
湖粟可成儲居九尺椽費无晨煙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  
戶餘千餘以漕事委晏凡幾靈耀之反國賦絕矣藩臣自擅州縣益  
致四十萬斛物不期貴

削琦也推鹽佐軍而有二百萬緡之利李靈耀反何南節帥或不  
五琦爲運使始擇留佐軍與晏代之法益噫江淮之運少緩而六  
密初歲收稻錢六十萬未及歲入二百萬益噫江淮之運少緩而六  
軍脫巾韓滉之米一至而君臣相慶唐人安得不以漕權爲重乎  
德宗時江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夏之會韓滉米運太祖始  
至陝上喜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夏之會韓滉米運太祖始

命高防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是時蓋因平澤路而置也如太祖  
命高防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是時蓋因平澤路而置也如太祖  
命高防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是時蓋因平澤路而置也如太祖  
命高防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是時蓋因平澤路而置也如太祖  
命高防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是時蓋因平澤路而置也如太祖

爲水陸轉運使是時蓋因乎太原而設也東太宗始命樂冲郭泌  
爲水陸轉運使是時蓋因乎太原而設也東太宗始命樂冲郭泌  
爲水陸轉運使是時蓋因乎太原而設也東太宗始命樂冲郭泌  
爲水陸轉運使是時蓋因乎太原而設也東太宗始命樂冲郭泌  
爲水陸轉運使是時蓋因乎太原而設也東太宗始命樂冲郭泌

初東征西討王師頻年軍餉未易卒辦始專置司以主之此如漢  
初東征西討王師頻年軍餉未易卒辦始專置司以主之此如漢  
初東征西討王師頻年軍餉未易卒辦始專置司以主之此如漢  
初東征西討王師頻年軍餉未易卒辦始專置司以主之此如漢  
初東征西討王師頻年軍餉未易卒辦始專置司以主之此如漢

監司之職同上因軍與專主糧餉至班師即停辦自高保寅奏  
監司之職同上因軍與專主糧餉至班師即停辦自高保寅奏  
監司之職同上因軍與專主糧餉至班師即停辦自高保寅奏  
監司之職同上因軍與專主糧餉至班師即停辦自高保寅奏  
監司之職同上因軍與專主糧餉至班師即停辦自高保寅奏

支郡爲藩帥所制李幹亦言關市爲藩鎮所專遂設轉運之官分  
支郡爲藩帥所制李幹亦言關市爲藩鎮所專遂設轉運之官分  
支郡爲藩帥所制李幹亦言關市爲藩鎮所專遂設轉運之官分  
支郡爲藩帥所制李幹亦言關市爲藩鎮所專遂設轉運之官分  
支郡爲藩帥所制李幹亦言關市爲藩鎮所專遂設轉運之官分

別藩閩之權始轉運一司歸州縣皆在一時初无定制所主掌者  
別藩閩之權始轉運一司歸州縣皆在一時初无定制所主掌者  
別藩閩之權始轉運一司歸州縣皆在一時初无定制所主掌者  
別藩閩之權始轉運一司歸州縣皆在一時初无定制所主掌者  
別藩閩之權始轉運一司歸州縣皆在一時初无定制所主掌者

防盜賊刑獄按廉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穀而已盜賊刑獄按廉  
防盜賊刑獄按廉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穀而已盜賊刑獄按廉  
防盜賊刑獄按廉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穀而已盜賊刑獄按廉  
防盜賊刑獄按廉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穀而已盜賊刑獄按廉  
防盜賊刑獄按廉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穀而已盜賊刑獄按廉

出使廣南掩擊蠻賊任邊防也南西路轉運使言如以奉主  
出使廣南掩擊蠻賊任邊防也南西路轉運使言如以奉主  
出使廣南掩擊蠻賊任邊防也南西路轉運使言如以奉主  
出使廣南掩擊蠻賊任邊防也南西路轉運使言如以奉主  
出使廣南掩擊蠻賊任邊防也南西路轉運使言如以奉主

理冤獄任刑訟也浦江縣捕盜不得反保平民數十其蓋強服合  
理冤獄任刑訟也浦江縣捕盜不得反保平民數十其蓋強服合  
理冤獄任刑訟也浦江縣捕盜不得反保平民數十其蓋強服合  
理冤獄任刑訟也浦江縣捕盜不得反保平民數十其蓋強服合  
理冤獄任刑訟也浦江縣捕盜不得反保平民數十其蓋強服合



征賦皆出於民

先正以民為心

其制若元... 王綽楊紘將漕江東得專審摘之任按

廉所職也... 使肆貪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法之人不可貸如

兼帶盜賊之術盜賊所職也... 直宗朝知青州張齊賢丁謂除使淄青

實主之漕不知也刑獄之任憲實主之漕不知也盜賊之任憲實

主之漕亦不知也... 真宗聖德四年置提刑至天聖六年罷又明道

漕所司者其惟綱運征賦之事乎夫專以征賦綱運為責也將為

國計耶則董楚秋霜期限星火而民力困矣將為民計耶則版曹

文移朝廷責督而國課嚴矣噫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吾求

足其國而虧其本以培之可乎民以食為天也而君以民為天也

吾過取於民則是奪所天而不顧其君之天可乎嗚呼朝廷之財

根本在州縣州縣之財根本在民括民之財以入州縣括州縣之

財以入朝廷此富公所以隱憂... 富公知青州富公上疏言之噫劉

晏猶能罷無名之斂... 元玉應閣晏以官船漕而吏主驛

尚有不足益賦之名... 本傳琦當軍以隨事促况我朝之名公乎是

故任河北之漕者至蠲民租數百萬計使漢之洪羊而知此寧不

有愧心耶... 皇祐二年河北轉運使呂公弼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

計而官用亦... 為七閩之漕者代納鹽錢三十萬緡使唐之楊炎

而聞此寧不有醜面目耶... 紹興三十年福建漕王時升言到官總

本路拖欠錢... 從之宰執奏合在賞上日漕臣能節妄用而代

納百姓積欠... 理恒勸激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為羨餘俟收績有聞

時大農... 諸路使以羨餘為補公培拾羨餘俗吏能之而楊公察

日哀民取... 慶曆五年不以為羨餘為補公培拾羨餘俗吏能之而楊公察

所不能也... 慶曆五年不以為羨餘為補公培拾羨餘俗吏能之而楊公察

善... 石炭有稅此常賦也寧去之而不租... 陳堯佐為河東

之... 石炭有稅此常賦也寧去之而不租... 陳堯佐為河東

貧... 石炭有稅此常賦也寧去之而不租... 陳堯佐為河東

利... 石炭有稅此常賦也寧去之而不租... 陳堯佐為河東

差役等事



寬嚴  
之青  
在朝  
堂

漢三  
輔郡  
之治

漢京  
尹比  
尚嚴

唐京  
尹比  
尚嚴

國朝  
以爲  
彈壓  
司

此公法也寧奏之而不行范忠宣公推成都府轉運使兼領農田水利等事今以新法於民不使反復論  
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誠知本之論歟見上  
雖然王旦以朝廷權利之至戒張士遜而士遜終不敢求錐刀之利真宗時張士遜爲江南轉運使解王正文正公曰求錐刀王安石以沮利教公曰朝廷權利至矣後士遜思之未嘗求錐刀  
格新法之故據范純仁而純仁不獲行便民之政王安石欲行新法使門下此又廟堂之責也漕臣何尤焉

京兆尹

周之六鄉六卿分治秦之畿甸治以內史此京尹之始制也漢官表內史周官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又本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馮翊漢之始也以內史治京師之民以主爵中尉治京師之列侯而諸陵豪右則又屬于太常所以然者蓋懲強弱相陵之弊耳見上其後也武帝以右內史爲京兆尹以左內史爲左馮翊以主爵中尉爲右扶風專治其民而列侯則改屬鴻臚所以然者蓋廣二輔治之耳

見上 又其後也元帝分陵邑以屬三輔命三輔以糾列侯豪右民庶皆得同治本紀所以然者蓋因列侯犯法之故耳然嘗論之初年所任如石慶兒寬之徒大抵皆循良慈愛之吏並本紀比皆末年所用如王尊王章王駿之流往往嚴毅威名之人京尹如王尊王章王駿皆有治趙張後有王抑何也蓋內史始專治民吏訟簡寡而易辨民心謹畏而易化故其勢不得不寬至三輔同治列侯被其植黨通謀桀驁難繩倚勢作威縱肆莫治故其勢不得不嚴是非厭寬柔而尚慘酷以治庶民與治列侯異也大抵京畿繁劇之衝也豪右民庶之蠹也向非扶弱抑強凜然風采斷獄視刑恢乎餘刃則何以壯根本之勢哉不特漢爲然也唐李元紘決三輔之渠而權貴沮氣唐李元紘擢京兆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許孟容捕神策之吏而闔寺屏息許孟容爲京兆尹神策軍自凡元後驕於府縣不軍治之期使償日不如期者死一軍人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是付右大蓋自漢以三輔同治列侯豪右之後歷代相仍爲京尹者大抵皆然也國朝以汴都爲儀刑之地以尹牧爲彈壓之司莫不以

京兆尹



優治繁冗

不畏強禦

以京師

以京師

優治繁冗為能以不畏強禦為任而風聲遠出於漢唐之右聽斷

明審府無留事章聖至賦詩勞之則有若周起周起知開封府事

其府問勞賦詩樂歌聽斷繁冗庭無留訟裕陵以稱職獎之則

有若蔡齊元豐初蔡文忠公以翰林李士尹京時鄭滑二大藩廢

庭先留訟裕陵以稱職剖決精敏姦無所假則李穆其人也只因

八年以翰林李士尹京時鄭滑二大藩廢獄常屢空則程琳其人也程琳明道二年以翰林侍講李士知開

職罷不然而被議或一事去獨居數歲而其優治繁冗為如何

王巖叟能使老姦自然畏栗王巖叟知開封府舊以指判官分左

官吏疲於治罪人困於留察公至首立逐官分治之法且不敢

街自使權要不敢有干杜衍知開封府舊以指判官分左

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亦姜遵公直清政擦子之謠

京師傳播是常帶權字其後人以翰林李士知少尹作權知府自

望人蓋四方取州之地政尚嚴明而以強壓為先章聖仁宗朝姜

而畏包拯剛嚴不私包老之謠遠近稱嘆其不畏強禦為如何

肅知開封府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人

知開封府為人剛毅不可以私干京師為之語曰開節不到有謂

李之恩而除棘荆之怨哉誠以輦轂之下奸猾囊橐劇要之所文

書丘山非明不足以聽斷非嚴不足以折姦不可以外地遠郡例

論也是故薛奎本循吏也居蜀之日以德愛稱至尹開封嚴肅為

治民至私以俚語目之且戒曰是不可犯薛奎在開封以嚴為治

語目之日相戒曰是不可犯蘇頌李惠人也守杭之日盡釋係民至

尹開封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卧治

之比蘇頌尹開封頗嚴鞭朴以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二公

補外則以寬守內則以嚴煖然而春淒然而秋其知寬猛之術乎

其知牧守之要乎或者且曰歐陽脩不事風采范純禮一切以寬

亦不失為尹京之能更豈專在於乳虎蒼鷹之酷耶曰不然歐公

承包希仁威嚴之後純仁繼吳居厚刻深之餘京畿清肅吏民敬

畏固不待施嚴毅之政則以寬濟猛特一時權宜之用非可常論

也愚故詳及之嘉祐二年歐陽脩知開封府承包希仁威嚴之後一



長短誠不能以所長強所短也 又元符三年范純礼知開封府  
先提居厚尹京以深刻為治范純礼一切寬之或以為言純礼  
曰深刻之後若益以  
益是以火清火也

### 東南財賦

夏周  
東南  
無粟  
帛

漢之  
東南  
無鹽

戶口  
至隋  
漸少

戶口  
至唐  
始增

嘗觀夏書所論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於諸州其貢則齒  
革而不言於絲紵貢書禹又觀周禮職方所載揚州之賦其穀則宜  
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周禮職  
夫揚州東南之沃壤也自夏歷周幾百年矣而地利瘠薄民物鮮  
少禹貢周禮皆不稱之何耶謂其水患之未平則降丘宅土播穀  
留貨夏時已無廢業矣謂其人力之不及則出粟勉耕出帛勸蠶  
周時已無遺利矣且不特夏周之粟帛也漢之會稽一郡則今之  
兩浙路也而獨海鹽有鹽官廬江九江二郡乃今淮甸間也獨皖  
有鐵官而無鹽官則知漢之鹽鐵官之置多見於西北而不見  
於東南矣漢地理志會稽郡屬海鹽縣故武原鄉有又  
不特漢之鹽鐵也元始總天下之戶口自淮而南止當二百餘萬  
是則漢人萬里南邦僅當天下四分之一也後晉武平吳籍其民

力纔當五十餘萬晉秦分爭民物重困僅當天下五分之一也至  
隋平陳總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戶是又東南分裂民物彫耗僅  
當天下七分之一也並杜佑通典則知自漢至隋戶口之數而東南往  
往不及諸郡矣愚嘗推攷其故天無常時地無常利皆隨世運去  
留以為盛衰之故意者天將興帝王於數百載之後必眷斯民於  
數百載之前是以東南財賦不盛於夏周漢隋之時而盛於李唐  
聖宋之朝者正以久其所蓄以大今日之所發也粵自漁陽唱亂  
之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全在東南故李吉甫上國計簿總計  
天下方鎮除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東西宣歙淮  
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比天寶三  
分增一通鑑憲宗紀元和三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物計  
鳳翔朔方汝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滑  
鳳翔朔方汝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滑  
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貢賦止於浙  
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  
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口比天寶三分增一當時指曰江淮財賦  
之淵也又曰江淮天下教倉也張巡許遠所以濟用度者在是第  
五琦所以充府庫者在是通鑑肅宗劉晏任職財賦日倍漕運江淮



財賦  
至唐  
始盛

財賦  
至國  
則尤  
盛

鹽課  
之利  
街

鼓鑄  
之利  
廣

天意  
尤著  
東南

致米數十萬斛倍正觀轉運東南之數通監代宗紀自喪亂以來禁軍劉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利害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漕運之能者惟晏為稱首時晏為河南江淮

以東轉謹察鹽利收錢六百萬緡過第五琦推鹽佐軍之法至德初第五琦始推鹽以佐軍用後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雖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未嘗一歲不輸所入

銅易薪于淮楚則歲得緡錢十餘萬焉晏悉儲緡錢十餘萬

東南財賦至唐而盛也至于國朝視唐尤倍上天降康年豐時和

下民安業物蕃俗阜是故漕運之數陝西所漕五十萬陳許所漕

四十萬京東所漕十二萬而東南至三百萬焉至道元年先是石惠民河運陳許等粟四萬石黃河運陝西粟五萬石廣濟河運京東

鹽多至減耗而淮鹽最資國用焉呂東萊論禁權之利惟是海鹽

之求豐江之廣寧詔之永通監度之鑄錢院無非東南所出也

小曆國初諸州鑄錢監惟饒之永年最古自唐乾元初創本朝於至道中增地之永豐咸平中增地之廣寧而慶之鑄錢院大觀始

建兵以多也來鼓鑄殊損舊數是年始令永豐監空寓役於慶蓋後

增置也以言其權茶則閩之建州漢之蕪口鄂之咸寧湖北之

諸郡無非東南所產也筆談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蕪口各置

德用塵史六路租茶歲計三十三萬八千六百八十八貫有奇湖北獨

當一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一貫有奇而鄂一州所徵元憲三萬九

總天下千六百餘萬戶而淮漢以南已當千有餘萬戶此東南財

賦至 國朝而尤盛也緡噫天非眷李唐也正以眷祖宗也天固

眷祖宗也尤以眷今日也猗歟休哉春至而百卉榮雷震而萬蟄

奮佳氣葱蔥莫不在涵育之內天地於此乎合四時於此乎交會

風雨而和陰陽者此其根本也休祥之所降珍產之所聚湊車舟而朝玉帛者此其都會也然則意有待於帝王之興安得地利不盛於東南歟

會計司

理天下之財易會天下之財難嘗觀周禮一書半論理財而會計



周大司會之法

漢不檢其奸

唐不能檢其弊

國朝設會計之任

一司何其周思曲慮耶夫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均之為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司會皆主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司書所掌六典八法八則以治邦國都鄙官府也宜屬於太宰而司會得主之司會之書不亦備乎大抵會計之權重則糾察稽攷得行於諸府之中會計之書備則出入虛盈得考於用度之際此周人所以善理財也歟並周禮漢自高祖立法舉天下之財賦盡入於治粟內史又有計相以總之尚書以會之則計簿之職嚴矣漢百官表治粟內史張蒼傳蒼為相國府計相總天下計簿又周禮司會如少之

尚然自計相之職罷蒼死計相不除人而丞相不知錢穀出入之數陳平周勃錢穀出入勅不能對平曰問之治粟內史尚書之權輕屬官有尚書而官帑有放散官錢之弊韓延壽放散官錢得罪甚至計簿具文務為欺謾往往督責三公宣紀黃龍元年詔方今天下少事緣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意朕將安任而膠東戶口偽增萬餘戶口成傳成偽增膠東田幾四百頃傳終不得檢扼其姦也唐自太宗立法舉天下之財賦盡入於左藏太府又有比部以檢覆之殿院以臨蒞之度支以量出之則總核之計詳矣唐食貨志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

然自兩稅之目興而中年之用度已數倍於始同德宗相楊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自無名之歛起而元和之計簿已無救於汙吏賦總天下財賦甚至事故相仍兵革繼起財賦衰耗頗為豪將所取而進奉羨餘移用頻借尚安以計為也食貨志肅宗時京師豪將鐵度支使請皆歸太盈庫自是天下之究觀黃龍之詔旨反覆杜牧之罪言見上地又杜牧罪言云皆蓋有痛感於斯時之弊而不能自已者我朝所設會計之任漢耶唐耶抑周耶吾惟觀度支置使與於三司之列雖周之司會亦不及也蔡龍圖官制因朝四方

諸司之俸磨勘司任驅磨財計檢覆憑由之事衙司掌所攷之財理欠掌逋欠之賦稱曰子司皆其所屬蔡官制唐官設度支金

置使五代專以監鐵為理財之要分在三省之首今之金部也度支司掌用度戶部主版籍故次之刑部司磨勘乃合此部衙司乃合部官皆歸於官官皆案乃今庫部屬夏官修造乃合工部河渠案乃合水部歸於官官皆地官不得然為皇朝因付三司者可見立功以實不以文也開折司兼管綱運衙司名所掌之財驅磨財計檢覆憑由悉歸磨勘司總作律器則官案主行土木之工誠修造案河



防之役則何渠行之又子司有計司掌審覆外而轉運財賦恐有  
百官諸司俸給理欠司掌天下遺欠財賦  
橫斂蔡官制本朝轉運使副判官督集財賦悉隸三司內而帑藏  
所儲恐有橫費散在中外皆其所察同上分貯內藏庫者皆三司  
取職覆奏罷之官稱首主目為計相其權之重也如此見則糾察

寧元祐主計者必有會計成書其生齒之籍圖地之宜調度之多  
寡賦收之厚薄其名其色其物其數莫不備具較然可攷是書也  
非籌畫之繁也非朱墨之較也又非區區於銖積寸量之利也蓋  
以通天下有無之故起人君仁儉之實吾觀慶曆之入二千八百

十二萬六千有奇其出也二千七百五十二萬八千有奇此入之  
多於所出則知其無妄用之失元祐之入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  
四十八萬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此出之多於所入則知其  
有輕費之弊會要慶曆之入二千八百三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百一十六  
二千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三百五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十二而  
出也二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千有奇又元祐中縣賦為元祐會  
計錄其別有五支二民財三課入四儲運五經費收支錄曰

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四百而其出之不及者二千七  
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  
八百四十八萬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納箱以千計者一百  
一十五萬而其出之多者七十四萬章以中計者七百九十九萬  
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計一歲之出矣  
蓋關於國計之盈虛民生之休戚也大矣故李惟清為度支帳式  
來上則民力以有不堪可預知之淳化二年度支使李惟清以帳

何以堪易由簡田況為三司會計有錄則財賦所出可詳驗之田  
省即傳裁度  
轍為戶侍元祐之錄一作則一歲之入不足以計一歲之出亦歷  
歷載之見上裁酌國用正救君心又豈遜司會八法八則之任哉  
然嘗論之三君子所會之錄其有補於國用固也上於不足之時  
而不上於有餘之日抑何耶蓋賈朽粟陳侈心之階公私單竭儉  
德之媒此正先正愛君憂國至情也獨不觀陳晉公丁謂之事乎

景德間二公皆嘗為三司使也上命陳晉公具錢穀之數恕則隱  
而不進曰若知充羨必生侈心也陳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  
府庫之充羨必生侈心是以前天子富於春秋若知  
府庫之充羨必生侈心是以前天子富於春秋若知  
問丁謂用度



之數謂則錄而來上曰府庫充溢也

景德四年三月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時議封禪上慮用

度不足以問謂二奏府庫充實遂以會錄來上後之論者以陳晉公為愛君以丁謂為媚

上則知錢穀之數不可不上也亦不可苟上也噫知陳晉公之所

不錄則知三君子之所以錄先正之為國慮也何仁哉

新箋決科古只十源流至論卷之三

後集



新筭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四

東南旺氣

後集

昔邵康節與客謂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然後知頃將有治亂之別爾南北何與焉康節先生治平間与客語步

客問其故則曰洛陽精光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夫天

無常時地無常勢民物無常盛衰非無常也運於天者無常則亦不可得而常也是故天運所在雖丘墟而今湯瓦礫而薨棟被髮

左衽之鄉而為冠帶衣履之地天運不留雖膏腴而斥鹵桑麻而丘壑詩書禮樂之俗而為干戈戰鬪之場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

也嘗推古今旺氣往來之變矣自黃唐至夏商王氣在乎東自周初至秦漢王氣在乎西自漢末至隋唐王氣在乎北自唐中葉而

後王氣始轉而南至于今日王氣始盛於南矣由今論之黃帝涿鹿之邑蚩尤阪泉之戰顓帝都而龍城舜耕而歷山夷齊封國於孤竹並本紀世箕子建國於朝鮮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

禮義田少昊爽鳩氏之邑有商薄姑氏之封皆自東方同上齊地

野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氏震夏時有季崩被時有逢故吾夫子所謂道不行於諸夏乘桴浮于海此見東隅之美也東土得運凡千

業已興文王宅豐武王都鎬而周業始隆毛詩秦據咸陽六國納

土賈生過漢都長安諸豪徙居高祖帝王於此而肇興土宇於此

而削平而陝西赫然號為雄鎮故賈生著過秦夸言陝西其險其

富之盛此見西土之強也本傳西土得運又千有百年而王氣始

轉而河朔自西漢宣元以來匈奴講和河朔無匹馬之擾民物蕃

息土地富饒歷漢至唐往往為諸華之甲中夏有警西北相埒而

并冀屢有興王爭伯之資陝西多有折北不支之患其間自陝西

而併北者三符秦漢前燕自河朔而併西者八光武所赤眉魏武

唐之在河朔

周秦漢在氣西

古之在東

東自旺氣







漢武  
息之  
水

漢成  
塞陶  
嬰

唐有  
海潮  
橫溢  
浙江  
寧

國初  
錢塘  
江之  
患

臺駘能業其官者以見古人不泥茫昧之數而必謹修治之職也

如此左昭公一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

然則浚治導滌之事曾謂無益而不講乎嘗觀漢武帝時河決瓠

子東南注野隨塞隨壞議者皆謂江河之決人力不可強塞也其

後自臨決河羣臣從官皆實力焉果卒塞之築宮其上而瓠子之

水自矣漢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

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後二十餘歲梁楚之

地尤甚於瓠子瓠子之竹以爲樵乃作歌曰瓠子決官自將軍以下皆

負新負其河其園之竹以爲樵乃作歌曰瓠子決官自將軍以下皆

洋新負其河其園之竹以爲樵乃作歌曰瓠子決官自將軍以下皆

此行二渠成帝初河決陶館浸淫數郡民益不利議者謂一川兼

受數河雖高增堤防不能泄也其後王延世編竹實石兩船夾載

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告成而陶館之水治矣成帝即位清河都

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堤防終

不能泄後三歲河果決於陶館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

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推原其由漢猶近古尚有

水官宿業之意有都水長丞有河隄使者有渭水司空外此又有

陂官雲臺等官漢百官表上領水之職蓋非一人此所以不慮決溢之

害嗚呼天下安有難圖之事哉亦安有非人力所致哉然此特河

流之決耳嘗考之史傳海潮衝溢其患尤難顯慶中括州海溢溺

者九千餘人唐五行志顯慶元年九月括州縣屬海溢溺者九千

七十上元中青州海溢漂者五千餘家上元二年八月青州大風

同永正中密州海溢至有毀城之決同上永貞十一年六月密州

之爲患尚矣至若兩浙之地襟山帶湖廣袤無幾浮沫蔽江洪濤

浴日豈能無穿齧之慮故大曆海溢杭州同上大曆十年寶曆海

溢會稽同上寶曆二年夏光化間浙江又溢壞居民者甚衆同上

二年九月浙江大風海溢力此不可不講也曩時錢塘江岸率用薪土潮水衝擊屢築屢毀

景祐中轉運張夏命作石堤以防江潮於是無怒濤之衝長編曩

時湖水失利取給江潮潮多入市民甚病之元祐中抗守蘇軾浚

茅山一河受江潮浚鹽橋一河受湖水於是免市淘之潮蘇文忠

抗本江海之屯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

於水及白界易復浚西湖於吹入運河自田湖漚至十頃然



湖水多對以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畝而水牙發矣運河決  
 湖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潮以益橋  
 蘇公堤云以此言之大抵以人力勝也夫錢塘本江海之地自錢  
 氏立國大城其地壘石以衛塘築岸以夷谷今之通閩帶閩即朝  
 帆暮櫓之鄉向之魚龍出沒為連臺接棟之所重以中興南渡六  
 飛駐蹕馮夷海若頰首帖耳行都千里屹然莫枕百年無水蓄矣  
 雖曰清蹕所臨百靈陪色然石塘雄峙鯨鱉避舍非天也人也比  
 年以來海堤頽圯益官居民凜凜朝夕遣廷紳以修理命使者以  
 相視悠悠歲月未有成說談機祥者歸之時數之偶然崇詭異者  
 委諸螭龍之擾害寡謀淺慮者又曰天河激湧地機翁張白浪黑  
 沙下無根若有非人力之可致姑俟水勢之少定嗟夫斷鰲立極  
 猶藉人為湮谷塹山具存往迹獨不能以理輔智曲為障塞乎至  
 有怠於拯溺者或欲築堤以折其怒或欲浚塘以殺其勢此皆救  
 患之策而未能行何也築堤之說近裏者為是而田之在堤外者  
 則多方而沮之浚塘之說田之在東鄉者為便而西鄉者復以為  
 不可人懷私意矛盾異論官吏惑之泛泛無謀是無怪聽其為魚  
 也昔禹之治水先自冀始蓋冀者堯所都之地有不可緩今嚙岸  
 為患密邇神京其可不亟圖之膺行河之寄者不得不任其責也  
 雖然懷襄湯湯不害至治天作大水宋其興乎左傳非公十一年  
 為日天作淫雨害於眾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孰寔不敬此天心仁  
 天降二災又以為君夏拜命之辱稱文仲曰宋其興乎此天心仁  
 愛之意在謹德以召和修政以治變可也今日宜勉之

國論

劉元城先生曰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晚  
 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公論在下誠哉是  
 言也元城語錄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非強名乃天道  
 言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耳唐虞三代古吾祖宗之時公  
 論在上君相主之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  
 人於是情議在下云云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之也其甚矣  
 公議之存與天地相為終始春秋之征伐彼自征伐爾戰國之縱  
 橫爾秦自坑戮東都自黨錮二國自鼎峙晉宋以後自爾紛紛其  
 存亡治亂之殊公議蓋未嘗一日不存王陵之廷爭雖不能定劉  
 氏後致白馬之盟不寒者伊誰之力漢本傳程嬰梓曰全趙孤於

公論  
元一  
日不



古論  
臣在大

晚周  
公論  
在天

西漢  
大臣  
論  
主公

東都  
公論  
下在

艱難辛苦之中千載而下言者猶有生氣左傳嗟夫天下不可無

公論固也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在廟堂則享其福在草莽則受

其弊元城之言確矣嘗試攷之虞夏盛時君臣一體片言之發則

賡歌再拜當時所與同心而出治道者惟一二腹心大臣而已問

之朝野朝野不知夫何所容其議此固不待言耳伊尹桐宮之事

天下蓋未嘗見也伊尹行之天下信之獨非公議素明於上耶伊

訓周公攝政之事四國固流言也周公任之諸大夫終服之獨非

公議自不泯於上耶周語蓋古者三公無職與王坐而論道自家

宰而下文章議論之吏無聞焉此大臣所以維持者甚至矣自厲

王之過觀其詩則大雅之作秉國大臣有如穆公凡伯作民勞板

蕩等詩以言之而百官庶府尚不與聞焉詩民勞板蕩詩自幽王

之變則小雅之作諸大夫誦過以言之而匹夫匹婦亦不至與議

焉詩小雅自平王之遷王迹掃地則國風之作雖國人戍卒皆得

昌言之而大雅小雅不復作焉詩國風黍離等詩陵夷至于六國

之際士橫議王公卑禮議帝秦之論反主於匹夫曾仲連清議

之口定六國之計皆係於說客蘇張反覆之舌通鑑周赧王紀古

者君相之權安在哉高祖之興削平煩苛專務簡易不遽引技戰

國知名之人所以養成公論者不可謂不至傾心所聽惟將相二

三功臣耳末年太子之廢雖出於四老人定之向非張良主於內

周昌諸臣主於外則一介踈遠必不能以言為帝輕重也本傳曹

參畧猜忌而遵蕭何之約束則卿大夫以下欲言而不敢言本傳

陳平許其請以封諸呂之爵則大臣有口欲爭而不容爭本傳當

時豪傑之士滿於山東游俠之流盈於閭里卒不敢輕議朝廷之

事者以所主有人矣任俠傳以至大臣絳灌力斥少年紛更之請

丞相衛綰請罷申韓蘇張亂政之學此見漢初功臣主張國論之

力賈誼傳及衛綰傳自新進用事大臣見訛朔方之議屈於侍中

公孫洪傳時武帝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其數諫以為罷朔方

國以奉元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使侍中朱買臣等難訟置朔方

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一乃流民之議屈於九卿石慶傳尊號之議

屈於外戚王莽傳矯制之議屈於谷永陳湯傳卒養成天下諂佞

之俗東漢雖有公議之名無預君相之事李膺范滂之徒一戰不



勝公議敗績而漢鼎亦不復支然則公議在下而不在上豈天下之福哉東漢本傳元城所謂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者豈不信歟 國朝公論之權不在搢紳不在草茅凜凜於廟堂之上

繁星麗天斗杓芒寒太山喬嶽屹然朝宗噫可敬也利害文字焚之通衢則太平興國之國論在趙中令邵氏問見錄趙普為相於

更張議論一切不行則便張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海日用此報國鳴呼賢相思慮遠矣王天禧祥符之國論在李文靖見上借契丹兵朝廷許之卒奪於呂

夷簡之一言家塾記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去之呂文靖公夷非不微但臣不肯拒之既而後語其使矣不若恐生怨怒

之而終屈於呂端之一奏是時寇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樞府行準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戲至幕中曰向者

養之以摺袂養之命在我矣上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而澶淵之役王欽若言陳堯叟又言之而寇萊公獨立赤幟確然不搖也公從上在

之禮曹又爭之韓琦壁立萬仞屹然不變也長編治平二年詔議深慮欲累濮王以防合奏曰豺狼當道擊逐宜先如宰相韓琦初不

也請元祐革弊之議朝論洶洶或說以異日朋黨之禍范初願再致也請元祐革弊之議朝論洶洶或說以異日朋黨之禍范初願再致

萬折必東也方國朝公論始出之時初是者什三後是者什八又

其後則人人心服皆以為當嗚呼公議之不可泯也如此夫元城

蓋中流砥柱

不可為暴

不可為暴

不可為暴







秦刑  
強而  
勢輕

國朝  
似弱  
而寔  
重

祖宗  
貴重  
不貴  
強

惟在  
人君  
故勢  
重

於自振矣而盜賊群起得以輕朝廷之勢陳勝集闡官自恣得以

輕政事之權趙高形之強者果何益哉周之弱形正如君子長者

其勢不能與強者爭不害為大體秦之輕勢正如巨室不能自立

而納侮於僮僕尚謂國足恃乎 國朝立國之勢自建隆立極以

來臣民習於寬厚風俗狃於治安天下之勢近於委靡而不振朝

廷之制幾於廢弛而不舉兵驕士弛吏玩財困積弱之弊識者痛

之元城語錄神朝必欲變法者名論矣祖宗以忠厚治天下

其至於嘉祐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夫亦自厭之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下其實論本固不至神朝則則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



朝有  
公論  
重勢

君子  
在位  
重勢

勢重  
故中  
服外

辰居所眾星拱之國勢其不重乎然而人主之權不能自重也所

侍公論在朝廷耳故自慶曆盛時責成輔相雖若威權之少弛而

言路風采肅然加於姦邪之頸辛宗朝陳官韓琦論政事韓琦以

夏竦拜樞密治平間韓琦定策拜相各望隆重御史熙寧以

直攻其跋扈之態中承王陶抗疏極言琦不押班為跋扈熙寧以

來信任柄臣雖若國體之少變而力爭新法之臣不加罪也石

新法時蘇東坡呂公著范純仁皆辦之馬元祐之初廉惟沚政雖若乾

剛之未充而朝廷之公論不可犯也元祐初宣仁后垂簾蒞政時

有慶曆之治宰相諫主公論而公論在朝廷矣大山喬嶽屹

然朝宗國勢其不重乎然而朝廷之公論亦不能常存也所恃以

存者君子常親而小人常遠矣故待大臣儒生之情親而待宦官

近習之情疎在講筵師席之時多而在深宮禁密之時少不以闈

官預機密使典制舊典皇朝革唐五代宦官驕橫之弊不以威重

參政事至和元年樞密使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教以疾求

兵權付之將帥而去內臣監軍之弊長編治平五年樞密使

有不自於監軍者奈何又增此自政令出於三省而無中旨內降

之私密院治之可也奈何事從中出張皇大獄驚駭外議雜流

不列於清貴之職右司諫趙鼎舍人與部員外郎三人及第及制

科一任回自常博士迂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進士出身自太

常博士回自常博士迂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進士出身自太

外郎回自常博士迂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進士出身自太

水部回自常博士迂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進士出身自太

外郎回自常博士迂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進士出身自太

不重乎祖宗惟不恃其可畏之威而恃其可重之勢故夷狄不

畏其兵而畏中國之有人小人不畏其刑而畏君子之公論倖臣

近習不畏其法而畏朝廷之紀綱西蕃得於邊陲而屈服於王文

正之一言王曰言行狄青嘗將百萬精兵而膽落於王文忠之清

議王堯臣傳時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

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監戒青稍沮畏王守忠姦邪反覆群

臣百計不能去而悅首於韓公之竄皇見錄英宗即位有疾光祿

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謀兩官日空頭救一第參政歐陽公

必自有說魏公澄政事堂以頭月內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日汝罪







之說始熾唐憲宗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元宗對策皆指時政之失  
時李德裕以父根李宗則牛之囊橐為之一空牛進則李之  
閱常對策誠切遂恨之門戶為之一掃自歷代以來未有熾於斯時也然竄逐於嶺海之  
隅間關於蠻瘴之鄉豈唐君子之幸耶愚願天下享君  
李德裕傳

子之福不願天下羨君子之名願君子立終身之節不願君子植  
 正人之黨願 國家當如三代漢唐之初不願國家如建寧會昌  
 之際也 宋興百年公道大明私論退聽納天下於渾淪元氣中

趙忠獻李文靖王文正諸公為政天下晏然享其福而不知其功  
 初不分其君子之目中葉以來名字一立而君子之蒙禍也有三  
 推原其故皆起於君子好自異於世耳嘗觀慶曆間富范登朝一

竦方去是時正人雖少伸矣而竦之蓄憤伺隙未已也吾深為因  
 鏞於中猶恐無以杜姦人之計况夫石徂徠聖德一詩侈歌一變  
 一契之名則安得不激小人之變自富范之受是名也而朋黨之

名遂作一網之計得行富范果不旋踵而去矣吁渭清涇濁別白  
 大明一變一契之名於士大夫乎奚益慶曆間夏竦除樞使基諫

作聖德詩曰於維慶曆二年三月云云維仲淹弼一契子早  
識琦子有奇骨可屬大事重厚如勃曰街汝來汝子黃髮心如一  
今率履不越云云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  
蓋斥竦也泰山先生曰子禍始於此矣介卒竦言於仁宗曰介實  
不死比走胡矣出中使發介棺呂夷簡令中使責以行伊周之事夏  
宗亦語竦之語又先是石介奏記於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  
竦怒介已乃使女妓習介書改伊周作伊霍上雖不信而仲  
淹弼不自安皆請出按西北邊進奏院祠神蘇舜欽因貶王侁尹  
紙錢召妓女間席王拱辰諷周魚詢劾奏貶舜欽因貶王侁尹  
約江休復王益柔宋敏求徐鉉等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元

祐初中國既相司馬而鱗集左右者皆賢士大夫是時吾道雖粗  
 伸矣而章蔡之嚙然伺間求以報復於我者百端也吾蒼鉉隱銳

而不露焉猶恐小人之窺吾便也况夫蘇劉諸君子恬不自悟而  
 且唱為朔黨川黨之名自蘇劉之植是名也而小人愈得以肆其

計文德黨碑之立而諸君子皆海之隅嶺之表矣吁操戈入室自  
 相拏抵朔黨川黨之名於士大夫乎奚補聞見錄哲宗即位羣賢

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川黨洛黨朔黨之語  
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領袖川黨者以蘇子  
瞻為領袖呂陶等為領袖朔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  
頌為領袖而諸賢不悟自立黨相毀至紹聖初章子厚為相同以  
陰伺間隙下而諸賢不悟自立黨相毀至紹聖初章子厚為相同以  
為元祐黨算諸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素人賢直元祐黨范滂夫獨  
人師温公不立黨亦不免窮逐以死尤可哀也元祐黨范滂夫獨  
符黨凡三百七十一人起同馬光此王化基止魏書刻石于文德殿



紹淳之名

名反為君子之

去小人蓋有兩端

不可不防於其始

之東壁又詔蔡京頌諸路立碑後劉達勸上碎元祐黨碑除上書  
 係籍人禁夜半遣黃門毀石刻而步里客談云大雷兩碑宣和毀  
 碑紹淳間山斗大儒以標準一世之人望而主張吾道之正盟伊  
 川三竟方駸駸而有生氣然姦人在旁側日睥睨而已欲倒吾道  
 之戈矣况吾又從立道學之名以標的天下縉紳士夫趨者如流  
 自道學之名熾而小人之憾深既而權倖得志善類一空黨以銷  
 天下之名流偽以排天下之正學間闕萬里之行道學之大不幸  
 可知矣吁抽閑啓鑰示人可投一切道學之名於士大夫奚利  
 入相招用胡寅諸賢皆伊川門人也後秦檜用事諸賢皆  
 外竄斥又開權姦臣以道學為偽學而道學之黨亦逐矣夫名者  
 所以自別於君子也而反以為君子之累名者所以求異於小人  
 也而適以激天下之怨則夫士大夫亦奚貴於此名哉蓋天下之  
 為小人者常多而為君子者常少君子之防小人也常踈而小人  
 之擠君子也常巧故范希文不喜徂徠聖德詩而指徂徠為怪鬼  
 蓋事出於怪則必至於招小人之謗也石守道作聖德詩范希文  
 雅不喜石介謂狂瀆盜名所以  
 與歐范不足至人目以姦邪元城了翁亦惟願士大夫有此名  
 節而不願士夫立此門戶蓋門戶自立以求異則必至於啓小人  
 之爭也吁可畏哉

去小人

其矣小人之詐也以便佞為車以邪捷為途以似忠似信而沽名  
 以偽言偽行而欺世心術反覆險如山川智謀陰密詭如鬼神噫  
 可畏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則小人不容於創造之時鬼方之克  
 小人勿用則小人不容於興復之日是不使一日得安其身也雖  
 然天下未有無小人之世聖人未有無去小人之術當未進之時  
 則牢辭固拒惟恐微隙之可乘迨既衰之後則力贊勇決惟恐舊  
 根之復蔓此所以無小人之禍歟乃朝廷清明國家尊嚴君有剛  
 健中正之資臣有砥礪交如之志斯時也虎豹在山蛟龍在淵若  
 無事也而聖人必杜漸於冥冥之中覆霜之警恐其堅也取女之  
 戒懼其壯也童牛之牯防其盛也金柅之係止其進也無非拒絕  
 於未進之時如舜之去四凶成王之誅管蔡是也並書不然王衍  
 未用或者知其必壞蒼生後用之而為晉禍晉書王衍神情明秀  
 良以日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後  
 衍佐政惟尚清談晉果有夷狄之禍至東海孝獻王越薨王衍等



不可  
絕於

相与奉越喪還葬東海石勒掠輕騎追之无一人得免者執太尉  
衍等半之幕下衍言少无宦情勒曰君少登朝何得言无宦情破  
夜使入排榜殺之盧杞未用識者恐其他日之得志後用之而為

唐害信夫小人不可不防於其始盧杞之子儀每見賓客如藍  
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  
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无類矣後得志中傷  
真卿李巽復以趙贊判度支於是門架除陌之暴縱矣後李懷  
光謀反因暴言杞罪惡士議沸諱乃張為新州司馬後逐豐州至

剛道浸長群疑已亡衆正有彈冠之慶小人有孤渫之執斯時也  
高臺忽傾曲池忽平若無虞也而聖人必致慮於衰微之際揚于

王庭發衆聽也君子夫夫厲剛志也獲狐於田示無縱也射隼於

墉示必誅也無非鋤剔於已消之後如魏相之去霍氏霍氏帝時霍

子事竟山雲自見日侵前謀廢天五王之去二張是也張東之相

表恕已崔元暉封五王武后疾其張易之張昌宗居申用事五  
王協謀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迎太子於是收張易

反為小人所乘蕭望之等患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擢乞罷中書

朋陰欲附望之後望之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乃更入許史後恭  
朋黨毀高親戚諸召致廷尉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  
可其奏後上召望更生曰繫獄上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欲用望之

為依而反為小人所陷信夫小人不可不盡絕於其終寶后委政

自建隆一陽之萌駸駸而至於慶曆六陽之盛天下皆君子而小  
人不多見也自熙寧一陰之生紛紛而至於宣靖六陰之極君子

委蛇退縮波流風靡而小人荆棘多矣當熙寧之初王介甫方  
進也新參彈文呂誨力排王介甫初拜參政呂誨將對於崇政殿

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曰以介甫之文李行義命至之日衆喜得  
人奈何論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喜人佞已若在侍

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辨姦一篇老泉深詆勸安石名如盛歐陽公  
不近人情者鮮不為李定新入也敏求當制不肯草詞李蘇舍人

相繼封還當時諸賢凜凜於堅冰之至也切矣神宗方厲精為治

臨宋敏求以定繫入幕大戚而升朝著任職法非故事与蘇頌相

臨宋敏求以定繫入幕大戚而升朝著任職法非故事与蘇頌相

臨宋敏求以定繫入幕大戚而升朝著任職法非故事与蘇頌相



惜不能社王安石

元祐進人之小

惜不能社王安石

繼封還詞頭不草制詔蘇頌三人皆惜夫安石雖沮而復用家塾

張琥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厮役唐桐言安

石此始者不能杜安石進用之門而使非類敢倒公議之戈也迨

元祐之初公論有歸群正翔集或以參用熙寧舊臣之說告而

温公慨然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也

蘇公毅然曰君子小人不可並處也

私意稍行呂汲公持內恕之心而小人之脉盛

而首唱紹述元祐中人劉摯以安天下留安燾清臣以垂

嶺之表矣

始者不能盡絕熙豐之黨而復蔓根莠之害也愚嘗論之使熙寧

之初沮抑金陵亦如慶曆十八疏攻夏竦之力則熙豐餘孽不為

異日之宣靖

聖元祐諸賢皆海之隅

而元祐諸賢皆海之隅

而元祐諸賢皆海之隅

而元祐諸賢皆海之隅

而元祐諸賢皆海之隅



觀其  
人可  
知其  
國

小人  
可化  
為君  
子

此也此說者使元祐之初斥逐舊黨亦如乾興諸公逐丁謂群邪之決則  
 元祐善治不為異日之紹聖仁宗即位乾興初年王曾言謂令雷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怒殿謂  
 子禍其小人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福壽如山小人之消鑠如冰  
 奔逐如流則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寥落如晨星摧折如霜木  
 小人之依憑如城狐遺毒如螫蝮則知其國之微天意甚可懼也  
 噫熙寧貽為宣靖元祐反為紹聖者天耶人耶雖然此論小人未  
 進既退之勢也不幸由徑而入媚竈而來盤據華津布列要路將  
 决裂之太亟耶則必激反噬之忿抑包容而兼收耶則將有遺患  
 之憂必也上有知人灼俊之君下有平心處事之臣立剛直之的  
 以為之唱開中正之門以為之歸溷濡愧悔善心自生則小人亦  
 可化為君子之習呂夷簡本小人之黨耳得脩靖諸公為之規諷  
 既而不念舊事與仲淹有相約之歡呂夷簡因發后事去范仲淹  
 以仲淹黨去國當時諸賢極論夷簡後夷簡入朝言於仁宗曰仲  
 淹賢者朝廷將用之即除能論奇上陝西安撫冲澗謝曰何以公  
 事仲用公何意將夷簡曰夷簡豈敢以舊事為念耶於是二公  
 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新編古今决科源流至論卷之四

後集

公非諸公也公非諸公也陳執中本俗吏之流耳得蔡襄為之正教既而  
 薦引名士而東坡亦有可賢之歎蔡襄言陳執中剛後不才不可  
 俗吏亦可賢也有之不相命矣夫此又變佞為忠之道也故併論  
 之







